T2258
1222

徐豐玉行狀

傳記行述彙輯第9册

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臣李鴻章跪

奏再前任湖北督糧道徐豐玉安徽桐城縣人咸豐三年九月十三日在田家鎮督勇禦賊力戰陣亡經前安徽撫臣江忠源奏奉

諭旨交部從優議卹當經議給騎都尉世職及卹葬祭銀并與同時殉難之幕友文生吳沖謨等入祀本省

昭忠祠在案茲准兩江督臣馬新貽咨稱該員死事甚烈請查核奏懇

加恩予謚建祠等因行司飭局查明詳請具

奏前來臣查徐豐玉平[illegible][illegible]其好田家鎮之役賊

據坐壁山大股上游[illegible]雅船兵潰江忠源由江
西來援轉戰不利該員出省堵勦率無援之兵禦
方張之寇若因潰退倖圖苟全原難責以必死乃
能見危授命大節凜然迄今士民猶爲感慕近來
司道大員有能力戰殉節多蒙
賜謚建祠以徐豐玉居官梗概死事情形論之允宜特
邀曠典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賜謚并於殉難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表
忠節而勵官箴其同時從難之文生吳沖謨家丁
曹堃楊福并請一併附祀出自逾格

鴻慈謹會同兩江督臣馬新貽湖北撫臣郭柏蔭附片

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李鴻章奏道員殉難甚烈請予謚建祠等語原任湖北督糧道徐豐玉於咸豐三年九月間在湖北田家鎮地方帶勇勦賊陣亡前經奉

旨交部從優議卹並入祀本省昭忠祠茲據李鴻章奏稱當大股賊匪上犯之時能以孤軍禦寇力戰殉節死

事最爲慘烈徐豐玉著加恩准其子諡並於殉難及
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其同時殉節之生員吳沖譔家
丁曹堃楊福並准其一併附祀以彰忠烈該部知道
欽此

禮部爲移咨事祠祭司案呈內閣抄出陣亡湖北
督糧道徐豐玉謚號奉
御章鈐出勇烈欽此欽遵到部相應抄錄謚號清漢字
樣移咨湖廣總督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計開
勇烈見義必爲曰勇有功安民曰烈

禮部爲移咨事祠祭司案呈內閣抄出兩江總督
沈葆楨片奏按察使銜前任湖北督糧道徐豐玉
經前臣奏請予謚建祠在案現在該故員原籍專
祠告成懇請將該故員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
致祭等因於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軍機大
臣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部相應移咨該督
轉行遵照可也須至咨者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　例晉通議大夫按察使銜湖北

督糧道顯考石民府君行狀

府君諱豐玉字子逢號石民姓徐氏世爲安徽桐

城人先高祖考處士公諱樾少以家貧幕遊所至

稱爲長者年八十餘而卒配姚太君有子二人曾

祖考諱映瑄公居長配項太君繼配李太君以無

子早卒本生曾祖考諱映瓏公世多隱德卒後鄉

里閒猶敬慕之配胡太君繼配方太君先祖考太

僕公既貴兩世祖考乃並

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祖妣並

贈夫人太僕公諱鏞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

布政使太僕寺卿生平事迹別具於狀配張太夫

人年四十始生府君府君生而凝重不樂爲嬉遊

少長卽刻意讀書寡酬應遇儕輩恂恂如不能

言然偶一抗論世事輒能驚其長老嘗侍太僕公

宦遊中外凡二十年舉當世士大夫賢否及所歷

山川風俗府君悉心識之道光己亥府君年二十

六矣而張太夫人卒又二年而太僕公卒又一年

而方太夫人卒數年之間連遭大喪哀毀瘠立內

外咸克盡禮人以爲難自是府君里居益內自刻

省不敢貽太僕公羞鄉前輩吳刺史庭輝素嚴正不妄許可時語於眾曰如徐君者可爲世族子弟法也癸卯㖓夷寇江甯安慶戒嚴里人頗惶懼府君欲爲鄉里保障計建議防守羣皆慴服乃知府君有經世畧非徒硜硜自守者也府君少攻舉子業不屑爲世俗委靡之文一以先正爲宗所師事若顧先生蒓曾先生烒朱先生栻之皆夙負文望莫不奇重府君而府君屢試南北闈卒不得一第以博太僕公歡府君以爲隱恨甲辰服闋乃援例就選授貴州平遠州知州時巡撫賀公長齡頗嚴

峻負氣府君初謁見思所以試其才適平遠有兩
巨戶搆訟經年歷控司院不能决面令府君鞫審
批狀積文卷二尺餘府君先詧核之對詞畢直乙
某甲某辭窮賀公初意直甲某頗不悅府君抗論
數百言正當無頗賀公驚謝曰某不圖君之聽訟
明决若是然某履任以來未有將此中情事剖明
相告者今幸得君可補前過矣未幾遂檄赴平遠
平遠處萬山中地瘠民貧甚喜訟每以毫末細故
至蕩析生產不顧而土豪姦吏且樂爲左右以取
其利府君下車伊始即以嚴法重懲之其兩造至

庭即行判斷無留滯者由是姦豪斂迹獄訟漸稀時行竊者頗衆府君廉知其爲貧所迫每犯至薄予以杖仍反覆開導戒以自新且給錢數百資爲生或更犯則重責之仍給錢使之去聞者初以爲怪後夜不閉戶無拾遺者州舊駐協鎮三營士卒頗驕橫滋爲民害府君與尙協戎宗軾爲莫逆交約公事互相糾察嘗謂文武一體其同城不相協者率皆以文輕武此兵民之所以不相安也府君暇則招協戎投壺賦詩一時文武僚佐皆從之游兵民於是胥靖平遠故文物之邦而以貧廢學者

甚衆自府君涖治年餘嘗以文藝晉接都人士出俸金助其養膳其優者益奬勵之學業日盛乃創復鳳西書院立條約置書田以爲經久計二三年間舉於鄉者凡數人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貴陽府同知某坐虧帑金落職知貴陽府某公致書府君如納金代償當爲圖此升階府君以乘危取利非義且蹈躐進嫌婉言謝之丁未夏乃檄調府君署知威甯州事都人士惜府君去又以時方繕城垣修志乘事尙未竣謀赴新巡撫喬公用遷請留府君力謝卻之至期將行都人士走相送者爭舉酒

獻酬遏肩輿不得前府君亦徒步相答日暮始去其後吾母張淑人四十初度都人士撰屏障走數百里外為府君及吾母稱觴一時傳為美談府君之初至威甯也以民性狡悍好鬬常以飲食言語致死命者月凡十數非重法治之無以懲暴又地距省會甚遠一經文報則多轉手免罪者不足警眾於是設立木籠於四城置罪人其上絕飲食立死時有以非刑見諷者府君不為動而大府亦頗以擅殺為嫌久之悍俗漸格乃益大服有大盜安大本者居雲貴之交廣招黨類刧掠為生而胥吏

陰與相通爲之耳目官出捕輒聞信遁去以故積案至數百起而盜首歷任不獲府君廉得通盜者主名召至內室密諭曰汝前通安大本事吾不與較此去但獲大本且重賞汝否則汝自戴頭來見可也遂收其家屬禁之未月餘乃獲大本府君馳啟大府請即州中梟大本於市其黨皆處極刑遠近數百里懽聲若雷貴西道福公連威甯鎮善公燾時與府君同城初待府君頗任氣府君不爲屈繼傾服府君吏治皆殷殷下交府君亦誠敬事之由是上下無間言而公事胥治已而福公特開礦

塲聽民取利而歲納課金二千將啟大府具奏府
君力爭之曰州治居雲貴通衢良莠雜處安撫已
屬不易一旦以謀利聚衆於歲稅無大裨益徒足
啟民間强弱相爭之隙恐不免生意外之變且州
地磽确寶氣偶見不可長恃若課金具爲成例將
日後上供無出必有强行捐派之事不如已之而
福公惑於羣小不納逾年果折賠課金始服府君
遠識而悔無及矣初雲貴總督林公則徐聞府君
治蹟將具疏薦之適鎮遠府屬之黃平以積盜甚
巨無敢任其事者署巡撫羅公繞典意屬府君乃

會林公奏調府君知黃平州時己酉夏四月也黃平盜藪曰革夷寨爲姦苗嘯聚之所其渠魁曰保禾羣奉之爲主而丹江清江台拱清平施秉所在諸苗寨胥與相應積數十年劫殺巨案以千百計延至湖南廣西近邊州縣無不受其害者前知鎮遠府某公欲調停其事懸賞議撫保禾僞許諸誘至山谷伏眾劫之某公易服潛遁不敢上聞由是鎮遠府屬諸文武皆慮以激亂罷官因循不敢捕而盜焰日熾大道無敢獨行者府君初視事召士民會營議勦咸畏葸莫敢對府君知兵民氣餒造

次圖之恐致損威失事於是編查保甲清理屯軍
而月歷鄉村問民間疾苦因密飭偵探覘賊虛實
並圖其苗寨出入險要乃啟陳大府請兵會勦時
林公引疾退而羅公亦去喬公入
覲同任拒不納且飭營將毋以兵助徐知州滋事未幾府
君自率練勇入高山擒獲姦苗數十人置於法高
山者亦革夷之羽翼也保禾聞之戒其黨勿犯府
君界而劫掠他邑如故有材官齎本入都道出施
秉被劫且毀其本喬公諱其事以馬失足墮水聞
當是時廣西姦民李世德淩十八洪秀泉楊秀清

輩以邪教惑眾作亂當事者畏懦粉飾將成蔓延
府君以革夷姦苗勢已積重亟憂其乘起相應復
上書喬公備陳利害請先圖之先後凡數千言喬
公卒不悟府君乃分遣練勇逐日巡哨以護行李
已而公車北上道出黃平適革夷姦苗劫掠他邑
歸遇而劫之府君馳啟喬公始懼以諱盜見劾亟
徵兵五千餉二萬往勦而今湖北巡撫胡公林翼
實以知府總理其事於是府君調集屯軍土練萬
人自為前驅進攻革夷寨寨據山顛上中下三寨
聯絡成勢其附近盜藪又有山丙沙邦擺牛白崖

黑寨等處皆深山密箐山徑迂廻姦苗每恃此拒捕而府君前圖進路甚悉至是鳴金舉礮登山奪寨羣苗大驚以爲神遂擁保禾遁去而家屬悉皆就擒火其廬舍得器械糧食無算時胡公坐鎮巖門距革夷寨數十里緝盜撫兵胥惟府君是責未幾大府議防廣西胡公遂統兵去府君獨駐固圍堡近寨爲營日卒兵練摎山卒不得保禾已而保禾謀篡取家屬乘陰雨率眾犯固圍堡府君督兵練迎擊之姦苗舉礮前持蓋者中礮死兵練卻府君挺身前兵練乃復進格殺數十人皆盜首也是

時
今上御極之初庶政方新喬公已奉
嚴旨責問諱盜事並連接
廷寄保禾以下有名巨犯立卽擒治蓋公車至都御史
卽以風聞入奏而喬公始悔不早用府君言心甚
憂之會府君以計擒獲姦苗計乜等百二十人而
保禾之勢始孤喬公卽奏以正月十五日苗俗張
燈慶宴胡林翼率兵練掩至遂縛盜首數百人置
於法旣保禾就擒乃奏言餘盜悉平論功行賞請
將在事諸文武升遷有差府君獨以地方官失察

功罪相抵於是官僚士庶咸爲府君不平至有欲爲入都訟功者府君謝曰吾爲地方官除害安良皆分內事耳何功之有且吾行年四十豈忍以人命博升階耶乃居固圍堡經理善後事宜其後署鎭遠知府某公閭保禾親屬有在逃者欲藉府君力致之因以爲功府君復調集兵練擒獲之而革夷山丙沙邦擺牛白崖黑寨等處悉定時州人感府君恩爭築祠於鄉祝祀府君而喬公以府君不自言功意益大慙會奉

詔諭中外大臣明保人才遂會總督程公喬釆舉府君

復以卓異薦奏擢安順府郎岱清軍同知而檄署
思州府知府時府治麻音塘鹽賈以扣勒運夫工
價激衆怒數百人乘夜劫鹽賈戕斃甚衆知府朱
某楊某皆以不獲盜參革府君抵任立擒首從數
十人置於法而歸功朱楊以圖復職未幾乃奉
特旨簡授湖北黃州府知府先是雲南巡撫張公亮基
入
覲道出黃平欲見府君詢勦苗始末府君辭不見而張
公道與鄉民言及勦苗事咸感戴府君遂具疏薦
之故有是

命其後有謂府君宜以世俗門生禮見張公者府君曰
張公爲天下求人吾豈得爲張公私哉卒不可時
以爲傲咸豐壬子府君以引
見入都
召對時問及勦苗事府君對如喬公所奏言
上大嘉悅之府君旣抵黄州感
上知遇恩益自强於政治以圖報稱而每聞廣西逆賊
破陷州縣諸將帥坐擁重兵久而弗平輒仰天太
息恨不得尺寸柄殺賊以紓
宵旰憂嗣賊勢猖獗竄入湖南境湖北大震黃州居民

爭移家遠避府君愷切諭止之且以全家在署爲
言民心稍安時巡撫常公大淯以防堵事宜遍詢
所屬府君請以重兵駐岳州爲湖南聲援而飭諸
州縣舉行團練以安民生以詰姦宄常公不能用
府君自與漢黃德道王公壽同議防守上書大府
請兵請餉以資下游重鎮未報而逆賊已圍長沙
張公亮基時巡撫湖南奏調府君軍前委用秋九
月府君遂赴長沙是時逆賊不及萬人益以土賊
附從者不過數萬人而我兵環集百十餘營與賊
相持府君初謁張公亟請擇取地方忠誠士大夫

招徠土賊勿惜金錢以資安撫而日行視諸營挑
選精卒更番出戰使賊疲於奔命則逆焰漸以衰
熄張公以兩廣總督徐公廣縉方奉
命接辦兩廣兩湖軍務節制諸軍未至營不欲專命由
是賊勢日衆攻城愈急府君以言不見用憤懣無
計乃請分守西三門晝夜巡察不懈南城數圮仍
督守西城不動府君時有論兵事書畧曰今賊攻
長沙城幾陷者數矣幸得和鎮軍鄧參將奮勇保
護身受重傷猶復揮兵直前始得轉危為安惜當
事者名為各懷意見實則一無主見以致兵將非

不用命而祗知作防守之謀不能為勦除之計一經分竄何有了期為今之計乘此大兵雲集併力攻勦逆首全獲策之上者也勦除大半餘黨四散分兵追討策之次者也全股逃竄遽回廣西策之下者也力不能制任其所之則竄湖北不如竄江西竄江西不如竄貴州蓋邊省不過一隅尚不至搖動全局此岳州之守宜嚴於常德常德之守宜嚴於寶慶而三處兵力皆單守土之人安能奮空拳而禦寇耶冬十一月賊知長沙難破果潛由益陽掠船赴岳州岳州文武棄城逃賊遂直撲武昌

而徐公始至長沙府君力請統大兵進援不聽乃
上書請由間道歸武昌辦理軍務徐公許之行至
岳州而武昌失守府君復謁徐公曰事急矣武昌
失守賊必順流直下江西江南皆將不保公盍速
即移節赴黃州截賊下流
聖明在上當用人之際必不遽罪公即得罪亦宜速竭
之無使猖獗大臣任事當爲
國家計利害不當計一身生死徐公謂府君黃州官故
欲其駐黃州府君曰某奉調在外黃州即失罪不
及某特爲天下大局計耳卒不聽賊果東下安慶

江甯俱陷而徐公亦被罪逮問矣癸丑春二月張
公移署湖廣總督府君乃從至湖北始奉湖北督
糧道之

命蓋

特恩也是時賊甫東下流亡相聚勢洶洶府君亟請張
公籌辦撫卹並上善後便宜三十事而布政使某
公忌而排之多不果行其後張公以府君洞悉黃
州以下情形奏署漢黃德道黃州時無官吏土匪
肆行府君至誅其魁數人民乃安未幾乃有廣濟
民變之事初

上以沿江州縣被賊焚掠者甚衆分別緩征知廣濟縣
蔡潤琛貪鄙不法被焚掠處概征之且米石加賦
錢九百民不服姦民宋關佑方士相等因率衆倡
亂執潤琛丁役毆之潤琛懼遁入黃州府君遂委
黃州府知府邵公綸馳往查辦調黃梅縣知縣鮑
君開運兼理廣濟縣事鮑以武勇聞率親兵數百
先至急圖未被寇之富民王氏家王氏謀拒之不
敵被殺者數人兼焚其廬邵至乃出示諭投首者
免罪關佑士相等將散未決某典史以語激之亂
遂聚衆千餘聲言投首邵偕鮑出關佑士相等鼓

諜前戕鮑誤及邵俱没事聞張公飛札提督阿公某按察使江公忠源統兵與府君往勦府君亟啟張公曰小民爲貪吏所迫非作亂也方今粵賊披猖急持之即與賊合成巨禍某請自往誅其首戕官數人足矣於是駐兵郊外先出示諭眾解散被焚掠者免征未被焚掠者納賦爲首戕官者地方縛獻闗佑士相等益懼乃煽惑愚民曰官兵至無少長皆將斬不如抗拒益聚眾十數萬不從者其焚掠之時阿公年老不習事惟府君與江公是聽府君與江公每戰率兵勇先擒數十人誅其首餘

給示釋歸使諭鄉民毋恐毋助賊闞佑士相等遂
率衆乘夜襲大營周營十餘里喊殺聲震地府君
與江公令營中燭盡滅兵勇持器械備火藥繩無
譁而營外炬火光如晝賊不見我兵我兵洞見賊
賊來逼營府君與江公大呼殺賊兵勇齊聲應奮
勇出擊賊死者將及千人乃潰兵勇前追府君與
江公諭止之時方士相及亂首數人皆死惟宋闞
佑遁嗣府君懸賞購之急闞佑謂其親屬曰汝等
各投首以緩吾罪吾將易姓名他遁矣既至嚴鞫
之卒不得闞佑遁處遂置數人於法而安撫鄉民

使各復舊業分别緩征悉遵
旨廣濟乃定府君於是加按察使銜已而粵賊之據江
甯者由安慶上竄江西江公統兵赴援去夏六月
張公奏調府君駐兵田家鎮總理湖北防堵軍事
新授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田家鎮者距廣濟
縣七十里蓋兩湖江防之要害也江至荆州始闊
武昌會漢水始大至田家鎮江面極仄鎮在江之
北後有大山曰黃金塔鎮之上小山曰老鼠山再
上曰磨盤山鎮之下大山曰羊子山前有湖汊通
鎮半里上則有沙嘴出江中與南岸半壁山對半

壁山陡絕水極溜山上無縴路船至山下必順回溜過岸北沙嘴乃得上府君列營諸山兼防賊陸路入又於沙嘴紮木牌夾棉絮竹片中作城其上礮不能穿而沿城鑿穴列礮位賊船至沙嘴礮轟擊無不碎者半壁山後爲湖通興國州其入湖曰富池口府君欲營於半壁山而兵單不可分遣一都司駐兵山上瞭望是時賊圍南昌自九江以下賊船上下無敢過問者府君日令削木版千百方書告示納江流中諭脅從者來歸免死給路費於是投誠四散者無算秋八月賊以南昌守備嚴且

益以江公援兵善戰遂解圍去而卒其大隊犯湖北二十九日白帆蔽江賊由九江進據富池口先分礮船泊羊子山下直擊我營府君堅守不爲動轉以礮擊卻之翌日賊分黨登岸由羊子山過湖汊撲大營府君欲出兩路兵分賊勢遣水戰礮船出江攻富池口自督岸上兵與賊戰礮船將出江不戒於火延燒諸火器岸上兵驚顧退府君大呼退者斬賊前追力戰卻之九月一日賊仍由羊子山過湖汊撲大營府君督兵出戰預遣都司董某伏羊子山側戰方急出兵要截之賊大敗死者數

百人越日府君出木牌攻賊賊衆退據富池口不出是時府君所統兵勇僅三千水戰礮船八餉又不足用屢告急於武昌而張公已奉改撫山東之

命將督兵來援巡撫崇綸乃議棄田家鎮留張公城守自衛張公力爭之乃遣署按察使唐樹義統兵二千兼理軍需局同知勞光泰統礮船二十五接應田家鎮府君請餉急不與第檄催黃州府屬樂輸銀助之又託言防堵陸路屯兵廣濟縣然陸路實無一賊樹義卒不遣兵赴援賊之據富池口也府君屢遣兵攻之不克恐其有備待之十一日賊自

興國掠船數百人數千而出知府李公標者自統
練勇三百至營謁府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請
率所部擣賊營府君壯之令副將張金甲率兵勇
千餘助焉李公渡江登南岸直至富池口斫賊營
賊大譁棄營走李公忽陷於潦金甲在後望之策
馬狂奔兵勇隨之潰賊返追李公死之時勞光泰
所統礮船亦出戰方舉礮卽反賊遂進攻木牌府
君督兵擊御之而南岸返追之賊已乘勢占半壁
山山上下賊列營五與木牌相對徹夜以礮擊木
牌府君督守不爲動越日賊又分礮船泊羊子山

下府君督兵擊之賊不出有某營告奮勇奪半壁山寨須犒金三千以餉不足而止江公適自南昌統兵繞道至謂府君兵單賊衆大吏又牽制不如退守武昌府君不可自賊據富池口至是凡十五日府君與張公晝夜督戰守衣不解帶倦則曲肱臥片時卽起面容憔悴作青黑色自知功不能就謂張公曰吾與君受

國恩厚死誠不足惜奈兵民何相與泣下者久之是夜東北風大作賊船之在富池口者潛渡北岸黎明風逾熾又大霧賊遂縱火燒木牌乘勢攻張公前

營張公死之而賊之據半壁山者已乘風登舟渡北岸攻後營羊子山之賊仍由湖汊過縱火燒田家鎮及大營時府君回營調兵將出戰兵將皆逃散無一存者江公亟欲退保武昌先率兵奪路去勞光泰所統礮船前一夕遁矣府君乃躍馬出營手刃賊賊來愈眾僕從輩舁府君行府君怒叱之使去遂以佩刀自刎墜馬賊眾戕之沒時咸豐癸丑年九月十三日辰時也嗚呼痛哉府君嘗慨兵興以來各省但防堵而不會勦非善策又以賊之得上竄者一失於梁山不守再失於安徽改省於

是銳意保障兩湖欲俟賊退後奏請進兵堵梁山與諸軍會勦且擬疏極言安徽險要不可棄而改省廬州非計乞張公代奏乃竟賫志以没知與不知皆爲天下惜之始府君擢糧道時布政使某公賀曰君幸調湖南大營否則正月破黃州君適當其厄矣蓋某署府以棄城獲罪也府君拂然曰君安知某爲負

國者間言及當世殉節諸臣與大吏失機事輒流涕曰臣事君以義顧名計子孫死節已非純臣況忍辱偷生者耶方駐兵田家鎮不孝宗亮省視起居越

數日遣歸諭之曰家事汝好自爲之吾此身不爲
家有矣蓋府君以身殉
國之志早自決之如此嗚呼痛哉府君持已素嚴人望
之生畏不敢干以私然性慷慨樂施予鄉之人乞
貣助者分俸遺之務各得其歡心而去其遇事能
虛心受益不沒人之善雖僕御亦然故所用嘗得
其死力在官十年不持一錢歸惟以民生利害爲
急嘗語不孝宗亮曰天地間無不可爲之事但盡
得一分心力終見得一分效驗不可爲利誘勢怵
少有回護故府君歷仕所至輒留遺愛雖不免見

忌庸眾而正人君子聞其名者莫不敬慕生平不
事著述每公暇則吟諷古人詩自遣在軍亦然時
以儒將目之舊有黔楚尺牘若干卷兵謀政畧多
見於此惜皆散失未及錄副本刊行此不孝宗亮
終身之憾也府君生於嘉慶癸酉年九月十五日
戌時卒年四十有一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督糧道
例晉通議大夫按察使銜以咸豐戊午年夏四月初四
日葬於邑北鄉之古塘汪家凹配張氏同里候選
訓導歲貢生諱雲錦女

誥封恭人
例晉淑人郎吾母也子一不孝宗亮娶方氏同里福建
漳州府知府諱寶慶女女二長適同里陝西漢中
府留壩廳同知張君召虎子國蘭次字同里東河
候補主簿吳君寶鑑子國章孫二世彪世驥初府
君既没之後十日廣濟縣知縣陳君肖儀遣人覓
府君遺骸視含歛而送之歸亟以狀申啟大府具
奏奉
旨從優議卹入祀京師及本籍府城昭忠祠給騎都尉
世職襲次完時恩騎尉世襲罔替並卹銀四百兩

葬銀三百兩一次致祭銀十六兩如制不孝宗亮

竊念府君生平志事例得登請

國史光垂後世而昏愚無狀不能表揚萬一謹就見聞所及瀝血撰狀其遺事弗及詳者概從鈌畧不敢飾詞溢美以累府君焉伏冀

大人先生賜之傳表銘誄世世感且不朽

不孝孤子宗亮泣血謹狀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提督四川學政加一級世

愚弟何紹基頓首拜塡諱

先祠碑陰記

惟我先公旣歿之十有七年

今皇帝以大學士湖廣總督合肥李公鴻章言

賜諡勇烈其殉難及本籍地方各建專祠於是孤子

宗亮卜建本籍專祠故第前西城大街時距奉

詔之日又五年矣先是軍事方興

廷議旌忠祗遵舊典嗣蒙

特恩加等道府諸臣亦拜專諡特祠之

旨而前此已邀

贈䘏者不復追論宗亮私心痛之嘗泣陳於湖北巡

撫益陽胡文忠公許以復皖爲期及期而文忠遽薨其後吏部主事嘉興錢君應溥內閣中書同邑吳君汝綸代陳於兩江總督湘鄉曾文正公幾有成矣文正旋改督直隸而罷已而河東河道總督徐溝喬公松年以告兩江總督菏澤馬端愍公因屬李公近考事實湖北布政使香山何公璟證諸輿論以狀上李公乃具疏入

朝而先公以死勤事之故益大白天下後世豈非天哉初先公之在官也欲廣第前姚氏居不果寇亂旣息姚氏舉遺址相售今據以爲祠是也祠左右

故祀史督師黃靖南二公春秋時享守土吏類從
而便鄉人追維先公卜鄰之志慨慕久之而孤煢
罔極之痛靡有涯已祠經始壬申八月落成癸酉
七月實中止百二十日倡助資者先友子提督盧
江吳公長慶姑壻雲南候補道同邑張公同壽繼
之嗣是安徽巡撫滿洲英翰公江蘇巡撫合肥張
公樹聲提督合肥唐公定奎後先相助而李公復
以直隸總督開府天津宗亮航海而北乞書至安
徽子世職十五年年俸乃獲蕆事凡用白金三千
五百有奇堂廡門庭籩豆尊俎一依

會典而具營度會計則邑友吳君恆光舅氏張君維翰族叔宜禮實相始終宗亮旣奉主入祀謹拜手稽首摹奉

今皇帝諭旨於碑以昭

國恩以光先烈而中外諸公扶植人倫盛軌述諸碑陰俾世世子孫感慕無極同治十有三年歲在甲戌春三月孤子襲職騎都尉宗亮謹記

幕友吳君傳

君名沖謨字思恆桐城人也吳氏故桐世族而君祖侍御公兄弟敦尚質行有德望於鄉其家法尤爲士大夫宗君自少愼默寡言動必依禮旣爲諸生以家貧出遊人皆樂其和而介也爭爲之主咸豐癸丑秋七月先府君督糧湖北防堵田家鎭延君爲掌書記凡帷幄謀議多與參決時賊犯江西九江上下賊船往來甚衆君嘗自請督水師巡江遇賊船輒以投誠免死諭脅從請於先府君給資令歸先後散者千餘人先府君嘗指以示將士曰

吳君書生耳其勇往若是已而賊犯田家鎮先府君力戰十數日而歿君從之九月十三日也先是君戚某有在營者方與君共事聞賊至私約君去君怒曰汝去卽去耳勿以非義污我當賊勢之旣熾也先府君知不可支亟解印授君由間道投行省而君不忍去也故及於難君有子一曰兆蕙聰俊能讀書人皆謂異日能世其家云

徐宗亮曰始君之死鄉人有疑詫者蓋君生平和易近人其於慷慨激發之致或未稍露端倪也世固有侈言忠義而猝遇小小利害嗒焉而自喪者

其視君之死爲何如耶君死事予詢之家僕藍春
得其詳因並其生平次之如此

曹楊二僕傳

曹堃江蘇江都人事先府君凡十年以敏給稱司閽日絕苞苴不受其同役者皆敬畏焉咸豐癸丑夏六月廣濟民亂先府君與江忠烈公馳往平之堃從事行間甚著勞績忠烈公議奬以職銜堃辭不敢當旣不獲命請讓於叔桂以榮其身已先府君辦理江防堃仍給事如故秋九月先府君殉節於田家鎭一時從僕如謝升趙貴先後來歸獨堃與楊福者不知所終福貴州施秉人始事先府君時未及冠進退中節如成人曁先府君擢守黃州

福娶婦方逾月即從入都自是凡數年未得一歸先府君以其少也使爲親隨不離側福亦以此自異其從先府君於田家鎮也鄉人有同役者懼行間危險無所利謀與告歸而福獨不應謝升嘗曰方賊陷田家鎮先府君躍馬出營升與福輩三數人護持之賊蜂擁上先府君奪福手中刀殺賊已而自刺遂墜馬升等乃散走福其從之死矣堃之死蓋不得詳而趙貴曰堃於是日往後營趣造飯以餉戰士復走入中營不見其出未幾中營火起貴遂去堃之死無可疑者貴事先府君司廚其言

或不誣云

徐宗亮曰甚矣天之毒禍人也自廣西賊起東南郡縣之受禍計已數年不特忠良正士摧傷剝落百無一二即下至走卒輿儓稍知以禮義自持亦復挫折之不遺餘力以予所見身死家破者比比然已如曹楊二僕者夫亦何惜一死哉